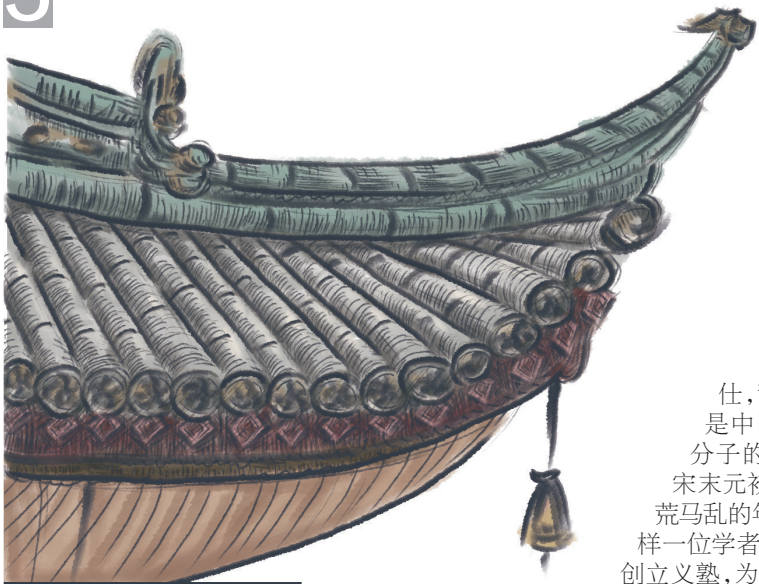


柔川书院:理想主义者的赞歌

台传媒记者吴世渊/文 徐古忆/摄



“治世入仕，乱世归隐”，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选择。宋末元初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就有这样一位学者，隐居家乡，创立义塾，为远近的学子传道授业。他就是黄超然。黄超然，字立道，号寿云，柔川(今黄岩区屿头乡)人。他一生未做官，只做个教书先生，以毕生精力教化乡子弟。他所创立的义塾，经其子黄中玉改建，成为了“柔川书院”，一时间，学生云集，弦歌不断。元明以降，这所书院，一直是台州学子心目中的一片净土。

教书先生

黄超然生于南宋端平三年(1236)，他的家族柔川黄氏，是黄岩的名门望族。柔川黄氏的始祖黄懋，是北宋初年的大臣，官至工部尚书。他曾贬官至台州，游历柔川后，很喜欢当地的风光，就把家迁居到了这里。黄超然是黄懋的十三世孙。他的父亲黄景龙在太学内舍任职，祖父黄应时是光山县(今属河南信阳)的县令。黄超然自小好学，读书不舍昼夜，在同辈中属于佼佼者。他少年时，跟随蔡梦说、车瑾等学者习“濂洛之学”；青年时，又师从王柏，学“性理”，成为朱熹的再传弟子，学识也愈发深厚。他两次由州县推荐，参加科举考试，均未中第。从此，他便不再向往官宦生活，以著书立言为己任。黄超然读书涉猎甚广，既看老庄之书，也看孙吴兵法，对医学、卜算、农业等也有所涉及，闻

或衍生出新的看法。他治史严谨，往往对史料进行详实的考证，用事实来说话。

黄超然著作等身，著有《西清文集》十卷、《诗话》十卷、《笔谈》十卷、《地理撮要》十卷、《凝神会要》十卷，以及《岁计录》中所记载的农祭、工役、器用、施舍、周恤之宜二十条，每一条都可以应用。

著述，是留给后人的。黄超然曾说：“与其多述以诏后，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？”意思是，与其多写书昭示后人，不如当下以身作则来影响学生。因此，他在乡里建起了义塾，自己当起了师范，只要有愿意读书的子弟，都可以来免费上学。

诲人不倦

在学校，黄超然对学生管理严格，每天清早鸡鸣，就要起床洗漱，进入书斋读书，上午不得会见宾客及议论家事，必须到午后才可以。

黄超然诲人不倦，闲坐时庄重而静默。就连乡里的痞子，见到黄先生都有所收敛，甚至对他羡慕而崇拜。

元贞二年(1296)，黄超然过世，年六十岁。他的儿子黄中玉，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将义塾改建成了“柔川书院”。

书院中间设立祠堂，供奉程颢、程颐和张熹，意味着将程朱理学奉为正宗。东西厢房作为师生的宿舍，后堂是讲学行礼的地方，厨房、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。后来，这座学院为州县里培养了不少人才。

元代台州的地方政府听说了黄超然办学的事迹，特地安排人到柔川书院考察，并为黄超然请谥“康敏”。“寿考且宁曰康，好古不怠曰敏”，长寿而好古的长者，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。为嘉奖他办学，为教育作出贡献，官方还将他的牌位入祀乡贤祠。

柔川也因为书院和黄氏家族的存在，而成为台州文人们的游历之地。据《柔川黄氏宗谱》记



经当地研究者考证，柔川书院遗址位于今黄岩区屿头乡上风村。

载，明代的状元秦鸣雷、刑部左侍郎王宗沐、南京吏部尚书何宽等，都在柔川留下足迹。

儒家理想

南宋末年，兵戈四起，黄超然却办起了书院，从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迂阔之举。元代诗人、潞国公张翥却给了黄超然极高的评价。他认为，宋末盗贼的兴起，正是因为教化缺位，异端邪说因此乘虚而入，败坏了老百姓的道德之心。

黄超然身体力行推行教育，让人们知道有亲、有义、有别、有序，通过启迪心智，把人善良的一面激发出来。这对主政者而言也颇有启发，如

果一个地方能注重基层教育，将会帮助人们去追寻更好的生活。

应该说，黄超然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，他用一生来践行心目中的儒家理想。

光阴易逝，柔川书院今何在？前段时间，在柔川黄氏后人黄福德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屿头乡上风村，去寻找书院的踪迹，然而，早已无迹可寻。当地只留下一个“水院”的地名。据说，“水院”即“书院”，因为在黄岩的方言里，“水”与“书”同音。

黄超然墓，在屿头乡前礁村，距离南宋赵伯澐墓大约百米远。该墓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摧毁，其墓志铭今藏于黄岩区博物馆。

参考文献:《柔川书院记》/张著

崇正书院: 奉亲力学, “台学”传后世

台传媒记者陈婧 通讯员林大岳/文 台传媒记者徐古忆/摄

在临海中子山麓，曾有一座著名书院，名为崇正书院。它由明侍郎金贲亨创办，后改为文昌祠，清晚期因太平天国运动毁于战火。

“一所先生”

金贲亨(1483—1564)，字汝白，临海人，明代理学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。

少时，他与同乡秦武、赵渊、徐商等人师从同城学者蔡潮，后从学于海宁“云村老人”许相卿。他从小立志为学，以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的名言“一时放下，则一时德性有懈”和“正心之始，当以己心为师”自励。

在这位名士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台州人的硬气。正德二年(1507)，金贲亨中举，入南京国子监。正德九年(1514)，他与仙居应大猷同登

进士。

金贲亨出任扬州教授时，有位曾经担任过尚书的高姓官员，向来品行不端，他死后，其子要求入祀乡贤祠。金贲亨的上司献媚，特意将乡贤祠修缮一新。但到落成时，金贲亨刻了名儒、忠臣、孝子三个神龛，并列出入龛的标准，尤其突出入龛者的生平功绩，要求非常严格，最终“高尚书”无法入祀。

此后，扬州“上下严惮”金贲亨，不敢在他面前为非作歹。礼部使臣交相上奏，推荐他担任以纠弹百官、清正吏治为责任的御史一职。但他念及双亲年老，不想远行，只得“称疾不往”。

扬州任满后，金贲亨任南京刑部主事，嘉靖初转员外郎、郎中。此后，他历任江西按察金事、贵州提学金事，福建、江西提学副使等职。

金贲亨还是一名理学家，他为自己静修之所取名“一所”，出自理学鼻祖周敦颐的《通书》中“一为要”之义，因此人称“一所先生”。

他晚年好易，其名字就取自《周易》：“贲，亨，

小利有攸往。”嘉靖四十三年(1564)，金贲亨卒于家中，享年81岁，葬括苍龙潭凤凰山。

重视文教

金贲亨“颀性洗心，学宗孔孟”，著有《台学源流》《学书记》《学易记》《学庸议》《道南录》《象山白沙要语》《主一辨》《一所文集》等。其中，《台学源流》《道南录》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他“德性渊凝，襟怀冲淡”，经过多年努力，超然自得。因此，金贲亨主动要求担任教职，以实现他的学术理想。

在贵州任提学金事时，因那里地处偏远，他便推行儒学，着重普及教化。

在福建任提学副使时，他以兴学育才为首务，视学生如子弟，言传身教，并选出优异者聚在养正书院讨论学问。同时，他重建倾圮无存的道南书院，崇祀福建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杨时、程颢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五位先生，又撰写书院碑记，阐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贡献。

他离任时，闽中士人无不唏嘘流涕，乃至四次到京城请朝廷让他连任，但朝廷未予批准。他走后，当地人建生祠纪念他。

在江西任按察金事时，他选拔有志行的人士数十人聚集白鹿洞书院，亲自为他们讲授理学。

金贲亨辞官回到台州后，更专注于“奉亲力学”。他屏绝外慕，一意涵养，得之于心，而身体力行，修为渐入佳境。晚年，他在临海创建了崇正书院，弘扬心性之学，吸引了太平(今温岭)林贵兆、王光，临海王定庵，金华倪寿等理学家之士前来拜师求学。

作为理学家，金贲亨天性孝友自然，注重名节，也非常推崇重视名节的官员、士人。他在编撰《临海县志》时，坚持“凡功业才华以人品为重”。

他认为“政非学弗协于道，学非静弗底于成”，十分赞赏学仕兼优的官员。如台州各地缙绅

为多施惠政的知府周志伟作《东湖别意图》，他欣然作序记之；黄岩县令高材有惠政，百姓建百里瞻依祠祀之，金贲亨又不吝作记称赞；他与重视教育的临海知县胡叔廉交好，互有诗赠，并为其撰写《临海儒学迁复记》；他还十分称赞“廉平公正”的良吏仙居知县谢德聪等。

开创“台学”

金贲亨的代表作《台学源流》，开创了“台学”研究的先河。

金贲亨总结台州学术史，首先提出“台学”这一历史性的概念，并编纂成“台学”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《台学源流》一书。

该书是台州地方性学案体史籍的滥觞，叙述了台州先儒的生平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，对后世研究“台学”影响深远，也助推了明代地域性理学概念的彰扬。

此书的编纂，用金贲亨自己的话说，是“用见山海之区，迭沾大贤之化，为邦人幸；用见我台之多贤，俾后之人有所观法；而因流溯源，以不迷于其趋，且以成先正之志，修后死之责”，即传播“台学”价值，突显“台学”精神，宣扬“台学”英才，为后人提供学习楷模，发挥正本清源、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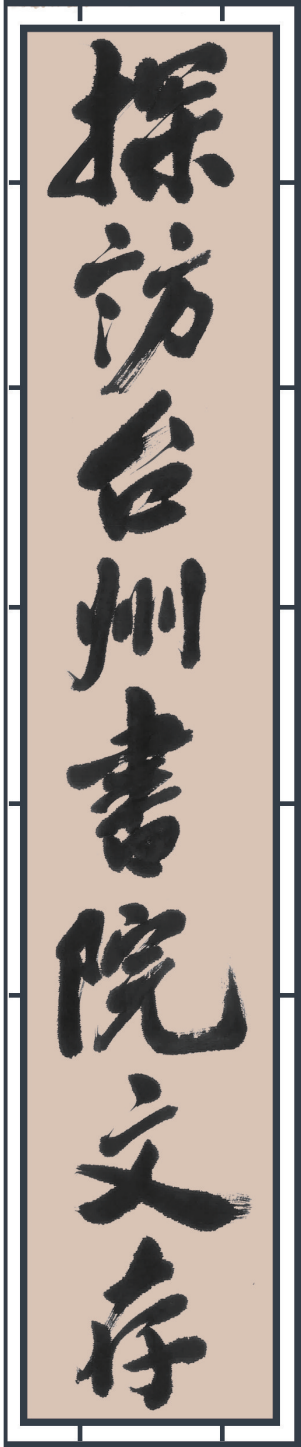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启发并影响了清代黄岩鸿儒王棻的《台学统》、清代太平(今温岭)学者吴观周的《续台学源流》、林丙恭的《台学源流补》等书。

故金贲亨编纂的《台学源流》，称得上是“台学”发展的里程碑式著作。

金贲亨还将普贤寺改为十贤祠，祠祀徐中行父子、石塾(原字为山字底)、赵师渊、潘时举、杜晔、杜知仁、杜范、车若水、黄超然几位台州文化先贤，进一步弘扬了“台学”。

基于金贲亨在台州文化史上的贡献，台州百姓在临海北固山修建了崇正祠纪念他。

参考文献:《台学源流》/金贲亨、《临海县志》、《台学研究》发刊序/胡正武



柔川书院



崇正书院

扫一扫 看望潮APP



史料记载，金贲亨故居在临海学前街，今永安路、尖东须娘巷和小东须娘巷附近。



金贲亨墓

见微知著

柔川书院是黄中玉于乃父黄超然所建私塾的基础上改建而成。中玉号初庵，他将私塾改建成书院，一是为了拓展乡里的教育，二是为了纪念与光耀其父的育人之功和学术建树。故而，中玉在营建书院时还专门于院中构建了祠堂，中间祀二程与朱子，傍则以乃父陪侍。

黄超然，字立道，号寿云，是上蔡书院王柏的重要弟子之一，学问深邃，著作等身：“文章华胄，诗礼名家，学贯六经，尤邃于《易》。安居恬静，不以贫寒动其心；性识高明，不以功名易其志。以博达之才，道德之化，渐于乡里也远；渊源之学，仁义之教，被于后人也深。故既歿而名益彰！”时人评价之高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显然，这样的评价绝非虚语。即以他的居所为例，据寿云

先生自言，“中年无所于巢，乃避于墙东之小屋”，这是居住之所。“小屋之西又有小屋，甚劣，如蜗牛之庐……松床竹几，萧然终日，抱一守中，以遣视听”，这是他的读书之所。如此陋屋，寿云先生还给它取了一个颇为动听的名字，榜曰“西清道院”。别人讥笑他说：“子屋甚陋，不得为道院，顾以道院名？院固无书，又自赞为读书之所，然则庄周、列御寇复生于今耶？”意思是这般自嘲“如蜗牛之庐”为“道院”，岂不是像庄子、列子那样，说话不着边际了吗？死后当地行政长官疏请“赐谥康敏”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金贲亨所建之崇正书院，文献所载，仅知其在中山北麓，当日规模，已难详悉。贲亨世居临海城内，故居大体在古城永安路一带，崇正书院与

之相距不过一二里之程。金贲亨，字汝白，他的四世祖名福德，幼年丧父，其母转嫁高姓，福德也就从而姓高。故而至贲亨这一代也仍随着姓高。他于正德九年(1514)考取进士，当时的进士题名碑即称“高贲亨”，时人也多称之为“高汝白”。直到晚年致仕以后，他才专门上疏朝廷，恢复了金姓。

贲亨入仕之后，历任扬州教授、贵州提学金事、福建与江西提学副使等职，居官大体以教育为主。

晚年休致归里，虽年逾五十，但他依然“奉亲力学”，不稍中辍，并出资建崇正书院以教授乡里子弟，“年过八十，犹正襟危坐”，勉于姓以知学。后辈有所请教，无不谆谆善诱，生平造就良多。贲亨为人，一遵于礼，严于律己，“言动有纪，细过必录，以心

为师，以勇自克”。他所生四子，三子皆高中进士。金氏一族，莫不为盛。为纪念其功德，御史谢廷杰于隆庆六年(1572)特疏奏朝廷，于北固山麓建崇正祠以祀之。并入祀台州乡贤祠。

黄超然与金贲亨一隐一仕，虽所处时代不同，晦显亦异，但积功积德，建树俱多，都称得上是台州历史上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与文化名人。

直到今天，乃至将来，都值得我们为之纪念！

徐三见

